

根据30集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

霍·唐◎编著 黄磊 马伊俐 江珊 寇振海 ◎主演

中央电视台近期首播

月牙儿与阳光



老舍◎原著

同心出版社

为纪念老舍先生诞辰105周年而作

月牙儿与阳光

老舍◎原著

霍 庄 著
徐晓星 编著



SBU59/01

© 同心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月牙儿与阳光 / 老舍著; 霍庄, 徐晓星改编. — 北京:
同心出版社, 2005
ISBN 7-80716-042-X

I. 月... II. ①老... ②霍... ③徐... III. 长篇小
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40786 号

月牙儿与阳光

出版发行: 同心出版社
出 版 人: 刘霆昭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里西街 21 号
邮 编: 100013
电 话: (010) 84276223、(010) 84279112
E-mail: txcbszbs@bjd.com.cn
印 刷: 京南印刷厂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3.125 印张
字 数: 317 千字
定 价: 26.00 元

同心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 容 介 绍

同家庭背景的女性，从小到大的成长经历和两个家庭之间的矛盾和纠葛，并由此伸延至那个社会里的种种深刻的社会矛盾。她们二人同住一条胡同里，虽然家境不同，生活道路也不一样，但在北洋军阀时期的旧中国，不管她们各自以怎样的方式进行奋斗，结果却都无法逃脱社会给她们造成的悲剧的结局：女人永远是男人的附属品。穷人家没有男性势必连基本的生存权利都难以保证。生长在官宦之家的妇女的命运同样也是悲惨：不是忍受丈夫的不忠，就是做男人的玩物或升迁的工具；再不然就是给人做小……全书所有的女性都进行了这样或那样的抗争，然而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合理，她们个人的这种奋争，事实上都是不可能取得本质上的突破的。

第一章

北洋时期。北京德胜门外一所感化院里，新近关进来两个年轻女人，一个叫张小月，一个叫罗灿阳。张小月的被关，据说和这里的不少女人一样，皆因她是暗门子，文明词儿叫暗娼。只是由于上面儿有话，所以才让她一人儿住单间号子，而且一再嘱咐要看严点儿；至于罗灿阳，说起来就有点儿复杂了。听说，她娘家和婆家都是大官儿，甚至可以直通中枢。这样人家的女儿怎么也关这儿来了？说不好，也没人敢深问……反正这两人儿从一进来就特别打眼，跟别人不一样。张小月看上去倒很本分，整天儿除了抽烟就是抽烟，并没什么出格儿的举动。感化院从一开始对她看得挺紧，到后来慢慢就不太管她了。但对罗灿阳就不一样了。院方本来对她挺客气，不光允许她把自家的软床、单人沙发和桌椅，甚至梳妆台都搬到她的号子里，而且还可以从外面的菜馆儿，包括一些著名的西餐馆订餐。可她还不满意，整天价老是怨气冲天……感化院这才发现她不是等闲之辈，后来就看得比较紧了。

一天，感化院又要给一部分所谓改造好的女工开释，实际就是又要往外倒腾女人了。所以女院长亲自给看管张小月和罗灿阳的教习警官下令：“把她们俩一定看紧！”并做了周密安排。她们知道，这里的女人和长年关在女监的囚犯一样，因久不见男性，有些心理变态，一见男人就会产生暴露的愿望。所以，她们决定

除了即将开释的女工，绝不准任何一个教习女工见到人贩子……其实在感化院门外，早有一二十号人贩子在这里翘首等待了。罗灿阳从女院长在后院空场上给那些即将开释的女工训话，就想出去。可门口老有一个女教习看着她。于是她就想了个办法，说想吃西餐，用两块袁大头儿把她调开了……女教习一去给她找人买西餐，她就趁机从口袋掏出一根事先准备好的豆条儿，把门锁捅开了……她很快来到一堵矮墙后。正巧，另一女犯也跑了出来……二人一见面互相吓了一跳。罗灿阳马上翻脸问她，“你怎么跑出来啦？”那人也没客气，“你不也跑出来了？”罗灿阳遂抓住对方的心理，说，“我他妈就想看看男爷们儿！”她知道，对方就是那种一见男性就会产生暴露愿望的人。那女工马上对她也不再戒备，“我也是！这里全他妈是女的！真没劲！”

其实，这并不是罗灿阳的目的。她真正的目的是想大闹一场，而且闹得越大越好。她听说，以前有一个女犯就特别能折腾，最后感化院实在吃不消，就让她早早出去了。她也想这么干。因为把她关在这里是一点道理也没有的……今天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她知道这里的女犯就像一堆干透的柴禾，只要有个火星，肯定能燃起一片大火……而她，就是那个火星儿！点燃这堆干柴的最佳时机就是在人贩子进来的时候……

感化院的大门终于打开了。那些身着长袍马褂或西装的人贩子，就像抢购什么紧俏物资一样涌了进来。和罗灿阳一起躲在矮墙后面的女工指着一个穿西装的人说：“你瞅那小爷们儿哎！长的还真他妈俊！”而罗灿阳却把她制止了。原来前方不远处站着的一个女教习，她身后挂着一串钥匙。她们都知道，那就是关押女犯牢房的钥匙，只要把钥匙偷过来，把号子里的女工全放出来，那些女工肯定比她闹得还厉害。于是她跟那个女工耳语了几句，就向那个女管教走去了。

这时，人贩子已经来到了感化院后院儿的空场上。他们挑女人，就像挑选牲口一样胡乱拨拉。有的挑脸蛋儿，有的拣身条儿，也有专门挑乳房和挑手的……总之，无奇不有。那些女工们本就不堪感化院对她们的虐待，加之又久未见到男人，一个个便都露出了本相：吐舌头、耸鼻子、对眼儿，故意做出各种丑样儿，和男人调笑；有的则假作风骚，或“嘟”起嘴巴连连空对空地做接吻状；有的则更加放肆，说脏话、起哄，故做淫荡的动作和表情，等等……这时，罗灿阳虽已拿到钥匙，但却没动，因为她还不知道这些女工们会怎么样？她见了那些女工这些表现后，她心里有底儿了。当她正准备下手时，另外一边儿突然有人高喊起“救命！”来，把倒腾女人现场的秩序全搅乱了！好几个女教习立刻向那边跑去了。原来那边是张小月正在教训一个人贩子，看来她对入贩子非常仇恨，所以一反平常的文弱和寡言，像疯子一般举着一根木棒在打那人贩子！那人贩子倒在地上捂着他的那个“宝贝”在大叫：“别打那儿！别打那儿……”而她却说，“我打的就是那儿！我让你祸害女人！我让你断子绝孙……”这一来，一下就把感化院被倒卖的那些女人纷纷吸引过来了。于是，整个感化院一下全乱了。

张小月本来是最本分的。她跑出来干吗？原来是她太想抽烟了，想出来捡点儿烟头儿……又正巧叫那个人贩子看见，那人贩子一见她就色迷迷的过来调戏她，这下把她心底对这些男人的狠全勾起来了！于是就借着要烟把人贩子带到了一个既黑且暗的角落，先是狠狠地抽了他一个大嘴巴，继而抽不冷子拿起一根木棍儿把他打倒在地揍了起来……随着一阵尖利的哨子声，接连来了好几个女警官。而这时，罗灿阳也已将好几个牢门全打开了。那些女犯的暴露欲就成了罗灿阳手里的一大法宝。她一边儿开锁，一边儿不停地高喊：“姐妹儿们！院儿里来了好些老爷们儿！咱

给他们亮亮脯儿去哎！”她这一喊，把所有女犯的破坏性心理全调动起来了。她们一跑出牢房，便闹哄起来，“走呵！亮亮去！”一边儿跑，一边儿便开始解起上衣的纽扣来。

没多大工夫，牢房的门几乎全被打开了。那些跑出的女犯又吵又闹又笑，有的还同女教习们交起手来。那些站在空场上等待开释的女工也随之大乱了。女教习们一边儿挥舞着警棍，一边儿骂着：“不要脸的东西！都给我回去！回去！”她们想强行把女犯们拦住，结果反而被已冲过来的女犯们撞倒了。张小月也已经被女教习们拉住，但她仍像疯子一样，冲着那人的下处踢去。她好似要把自己内心的愤懑全都宣泄出来一样，一边踢还一边骂，“我让你犯色！你这不要脸的老色鬼……”在人贩子大叫“救命！救命！”的喊声中几个女教习奋力才把张小月带走……

其他冲出牢门的女犯们这时也已通通被拦住了。但她们仍不甘心，还是一面起哄，一面大笑着努起双唇，向那些人贩子“滋儿滋儿！”地空对空做起亲嘴儿的动作。那些人贩子看到后，立刻全都瞪着一双色眼向这边涌来：“嘿！真他妈浪嘿！”那些女犯们见有男人走来，虽然脱得只剩下红兜兜、绿兜兜，还嫌不过瘾，还想再脱……眼看着参加的人越聚越多，以至于女教习们都管不过来了，逃跑的可能也随之产生。女犯们见有这样的机会当然不肯放过，就一起向门口挤去。值班室看到了这种情形，接连跑出一群女警官来。她们掏出枪来对女犯们威胁道，“回去！……回去！再不回去，就开枪啦！”女犯们见她们只敢说，不敢来真的，更放肆了。女警官见女犯们已将里院儿的铁门打开了一条缝儿，急了，忙问女院长，“怎么办？”女院长在匆忙中便下令开枪！女警官们便冲天连开了几枪。结果不仅没把女犯们吓住，反而越闹越凶了，“姐妹儿们！甭怕！她们不敢打！”“亮呵！”又脱起来……

又是一阵枪响。这一回子弹可都是打在了她们脚前！女犯们只怔了一下，又接着胡闹起来。还是罗灿阳比她们懂得多一点儿，让她们赶紧散开！果然几个女警官已将她们手中的枪瞄准了她们。女犯们这才如鸟兽散，纷纷离去。

罗灿阳如愿以尝闹起了一场风潮，虽然出去的目的没有达到，但却受到了女犯们的拥戴！

京师警察厅副厅长谭保罗得知感化院开枪的事情以后，十分生气，他在电话里就对女院长发了火：“谁让你开枪的？！”女院长委屈地说，“厅长！您不知道！开枪她们都不怕！”但她没敢提越狱的事。“废话！她们又不是死罪，你开枪，她们当然不怕！”

“那怎么办呀？”“谁是主使？”“这个……是罗灿阳！”谭保罗一听是她，“嗨！那还不好说！你先把她隔离起来，事情不就平息啦？”女院长连忙说，“是！我们已经把她们弹压下去啦！”谭保罗又问，“我昨儿交你们办的事儿办好了吗？”女院长咧着嘴笑着说办好啦！“那好！天一亮我就去！你们还是要从各个方面下手，让她们看到前途！这样儿，她们就不就不闹了吗？”

女院长放下电话第一件事就是把罗灿阳隔离起来。可又怕她不服，就让一个女教习骗她说要给她换个好地方，并说这是谭厅长的意思。罗灿阳还以为她们怕自己了呢，便收拾好东西在女教习的带领下，扭扭搭搭地拿着自己的小箱儿向外走去了。不料，在路过张小月那个单间的门口时，竟被女教习一下推了进去！罗灿阳急了，她知道这里又脏又臭，比自己那个单间差远了，所以用手死死抠住门框就是不肯进去。女教习哪能由她，两人一起上前将她抓住就向里推！罗灿阳不干，大声叫嚷：“你们凭什么让我住这儿！我那房是掏了钱的！”可她一个人毕竟势单力薄，无论她怎样挣扎最终还是被推了进去。门上不但加了把大锁，女院

长还在门口加了岗哨！

第二天一大早，一辆汽车飞快地驶进了感化院大门。随着一声大喊：“谭厅长保罗先生到！”谭保罗从车里钻了出来，而且还满面春风地将一位身着长袍马褂儿，富态十足的人请下车来。他向女院长介绍这位就是他在电话里说起过的火柴厂厂长秦先生。女院长听后立刻堆起笑脸，给来人鞠了一躬，“秦先生好！”

随着一声集合的哨子声，女犯们一个个都慢腾腾地从牢房里走了出来。但今天的气氛与昨天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再没人敢闹了。有人动作稍微有些迟缓，警棍或鞭子便雨点儿般地落到了她们身上……

女工列队站好后，谭保罗开始训话了！他站在临时搭起的讲台上，不仅语气亲切，而且还管这些身在囹圄的人称为“尊敬的女士和小姐”！他表示他来不是对那些滋事者进行惩戒的，他相信“各位尊贵的女性都是有廉耻之心底，恳切期望上进底……”为了让这些“女士”和“小姐”对个人的前程有信心，他特意把金猴火柴厂的老板秦厂长也请来了。因为秦厂长今晚就要和她们这里的一个女工肖菊花喜结良缘了！这一消息虽受到了一些女工的欢迎，甚至有人还鼓起掌来，但绝大多数却对此嗤之以鼻！谭保罗听到掌声很得意，要求请秦先生给大家讲话。秦厂长便以一个恩赐者的身份和语气讲了几句，无非就是，“诸位开释以后，如果吃饭有问题，我秦某人的工厂对各位永远是敞开的！”在谭保罗带头鼓掌下，全场也都跟着鼓了起来……掌声稍停，他便又把气氛推向了另一个新的高潮，“现在欢迎你们的工友肖菊花和大家告别！”

肖菊花对自己当晚能不能跟秦厂长结婚不感兴趣，可对感化院发给她的那枚金戒指爱不释手！所以在谭保罗讲话的时

候悄声问了女院长，这个戒指还收不收回？女院长告诉她既然给了她就不会收回了，所以她特别高兴。一听让她跟大家告别，于是就没完没了地鞠起躬来。给女院长鞠了一个躬后，咧着合不上的大嘴向台上跑去，一边跑一边给和她相遇的人鞠躬，先是给站在台旁的女警官鞠了一个躬。谭保罗走下台来，她又给谭保罗鞠了一躬……见到秦先生，她又给秦先生鞠了一个躬……站好后，她又对台下所有的女工们鞠了一躬……她没头没脑的鞠躬引来了女工们的阵阵大笑，但很多人眼中还是露出了羡慕的目光……

谭保罗见自己的目的达到了，这才放心地离开了感化院。临走前，他又嘱咐女院长，一定要把罗灿阳看住了！

其实罗灿阳能有多大能耐呢？被关到张小月牢房以后，开始她又是砸门又是跺脚地闹了一阵，后来看实在不可能回自己那间舒服的小屋儿了，便慢慢消停下来，最后就躺在张小月对面的床上睡着了。而张小月则一直安之若素地躺在床上抽烟。

天黑后，罗灿阳醒了。她见张小月一直看着后山墙那扇小窗户，便问她在看什么，张小月没理她，只是对着窗外慨叹一声：“月牙儿真美呀！”罗灿阳爬起来，顺着她的视线向窗外看了一眼，“月牙儿？月牙儿怎么了？”她当然不知道月牙儿在张小月心目中的位置！可后来她又问了几句，见张小月不想说话，就不再理她，而是从随身携带的小包里拿出指甲油去抹红指甲了。张小月还在死死地盯着窗外的月牙儿！渐渐地，她便沉浸在儿时那既有苦涩和酸辛，也充满着温馨的回忆里……

哦，我又看见月牙儿了！……那带着寒气的一钩儿浅金。多少次了，我看见和现在这个月牙儿一样的月牙儿。她斜挂在我记忆的碧云上，唤醒了我的记忆，就像晚风吹皱一朵欲睡的花儿。

张小月想起小时候住的小院儿，童年的她穿的一身又短又破

的小褂儿；她拿着一把破芭蕉扇孤零零地坐在门垛儿上，扇着熬药的白灰炉子的情景……

那时候我七岁。天天儿依着门垛儿，给爸爸熬药……

我冷。我饿。也没人理我。好像只有天上的月牙儿愿意给我做伴儿……

她还清楚地记得，那是一天天快亮的时候，她家屋里突然传出的一阵呼叫：“月儿她爸！月儿她爸！”她赶紧冲进屋子！她妈将一个药方子往她手里一放，说，“月儿快！给你爸抓药去！”她接过方子却没动。她妈急了，“你倒是去呀！”她说，“您还没给我钱呢！”她妈这才转身看了一遍那一贫如洗的房子，然后果决地从桌上拿起一面看去还比较讲究的镜子交给了她，“快！先把这个送当铺去！”

她接过镜子转身就跑，一来到当铺，便喊着：“当当！”把那面镜子递到了一个窗口。坐在高高的柜台后面的朝奉看了一眼，给她的回答只是有腔有调，拖得很长的一句，“再添一号！……”小月儿急哭了，“掌柜的！您就写了吧！”但窗口后面的朝奉却理也不理。当小月儿看到别的窗口递进去的东西都被里面的朝奉高声高喊着的“写——”“写——”收进去后，便再一次扑向了窗口，“掌柜的！您就写了吧！我妈还等钱给我爸抓药呢！”掌柜的回答仍是冷冰冰的一句，“不行！”“掌柜的！求求您了！要不，就来不及了！”柜台后面的脑袋没了。小月儿只好拿着镜子又跑了回去。她气喘吁吁地一进屋，便对她妈说，“妈！当铺的朝奉说得再添一号！”她妈怔了。小月儿赶紧把小柜的柜门儿打开，在里面找了起来，“咱的棉袄棉裤呢！”

“打一脱下来，我就给当了……”小月儿把整个屋子又看了一遍，虽然东西很多，但实际可当的东西已经没有多少了，“那……咱当什么呢？”她妈想了一下，终于将头上一根较粗的

银簪子拔了下来。小月拿起就又一次地向着当铺跑去了……

我知道，那是我们家惟一的一件银器了。而且，是姥姥在妈妈出门子的时候给妈妈的。

我小心地拿着当票，好像这样爸爸的病就能好了。爸爸的病好了，簪子也就可以赎回来了……

没想到，她回到家时，家里的气氛已经完全变了。她妈含泪把一个馒头放到了她爸的手里：“她爸！到了阴界，奈何桥那儿有野狗。它要咬你，你就把馒头扔给它！呵！”看来妈妈的话爸爸还是听见了，他用他那双瘦得已近干枯的手接过妈妈给的馒头，慢慢把它攥了起来。她妈又说，“咱家也没什么值钱的玩意儿，到王婆那儿，你就给她包好茶吧！”说着，就把一个茶叶包放进了她爸的嘴里。一放进去，她爸便两眼一闭，咽气了。“月儿她爸！月儿她爸——”小月妈那哭声有如撕肝裂胆。周围的邻居也纷纷叫了起来，“月儿她爸！”“月儿她爸！”仿佛这样儿一叫，还能把他叫回来……最后是小月儿妈的一声绝望的呼叫，“月儿他爸——”

小月儿站在一旁，愣怔怔地落下泪来。

我永远也忘不了妈妈那一声惨绝的呼叫……

院子，一摞惨白的家举丧事的晃纸已挂在了小月儿家的门楣，几个杠头正无情地往一口露着大缝子的棺材上猛力钉着钉子。小月儿妈穿着孝衣，在邻居王三姑和二香妈的搀扶下从屋里走了出来。她一看见棺材马上就扑了上去：“月儿她爸！月儿她爸！”王三姑赶紧把她扶住了。看来她比小月儿妈更懂白喜事发丧人的规矩，于是对她说，“月儿她妈！你得喊躲钉！躲钉！”小月儿妈马上喊了起来，“月儿她爸！你得躲钉！躲钉呀！”斧头猛然向棺材盖上砸去，“叮当”之声，震人心魄。小月儿妈一边儿喊，一边儿向着棺材扑去，王三姑和二香妈又把她给拉了回来。她又

一次地扑上去，王三姑又一次把她拉了下来。

领殡杠头将手中的响尺一举，并用他那特有的腔调喊了一声：“起——杠——！”一把纸钱飞上了天空。三个杠头将一副牛头杠一努劲儿，便将小月儿她爸那个到处是缝子的破棺材抬了起来。但是，一到门口儿，棺材很快被卡住了。在前面领杠的杠头打着响尺，随着道路的情况喊着，“左摆头！右摆尾！”之类的话，三个杠夫则很有节奏地跟着杠头的指挥，哼哟着退回，向前，向前，退回，却总是被街门卡住，抬不出去。王三姑一看这阵势，赶紧捅了小月儿妈一下，“快！人这是要赏哪！”小月儿妈舍不得，但想了想，咬着牙，拿出二十吊小钱儿，并用征询的目光看了一眼王三姑。王三姑说，“这哪儿成呵！至少也得一百二十吊！”小月儿妈“呵”了一声，还是如数给了。领殡的杠头便拿着职业的腔调喊了起来，“四角跟夫！本家赏钱一百二十吊！”几个杠夫沉闷地也跟着喊起来：“本家赏钱一百二十吊！”喊完又迈着整齐的步伐，向门外抬去，但棺材还是在门上左碰右撞，就是抬不出去。

王三姑又捅了一下小月妈，意思是叫她接着给赏。小月儿妈更舍不得了：“还给呀！”王三姑见此便主动掏了一些自己的钱塞给了领殡的杠头，“大哥！穷人，没这么恋家！您就痛快儿出去吧！”领殡的一声，“好嘞！四角跟夫听扎！”但是没喊钱数，“本家，本家又赏钱喽！”三个杠头答了一声，“好嘞！走扎！”这回，棺材非常顺利就抬了出去。

西直门外的坟场里又多了一座新坟。瑟瑟的秋风吹着孤零零跪在坟前的小月儿和她妈，显得非常无助而渺小。几只寒鸦掠过长空留下的声声长鸣，使这里本就十分凄凉的气氛变得更加凄凉了……烧纸的火堆早就熄灭了，纸灰也早随着秋风四散飘去了。小月儿妈还呆呆地守在坟前久久不肯离去。天色已经很晚了。小

月儿妈好像忘记了时间一样，依然跪在那里一动不动。小月早已饥肠辘辘，她很懂事，一直没言语，直到实在熬不住了，才怯生生地说了一句：“妈！……我饿！”小月儿妈听到这个“饿”字，眼睛不由一颤，这才背起小月儿向家里走去。在回家的路上，饥饿和疲倦使小月儿趴在妈妈的肩上睡着了。迷糊中，她好像在妈妈的身体冷丁一晃的时候，看见了天上的月牙儿……

那天的月牙儿真凄惨呐！死白死白的挂在天边儿，好像也在替我们娘儿俩往后的日子发愁……

大概人在倒霉的时候都爱想小时候。张小月在想，罗灿阳也在想。不过她的小时候和张小月完全不同……张小月从窗口看到的是月牙儿，而她看到的是一个宽敞、明亮的窗口，一个官宦人家的窗口。那窗口好亮啊！那时令人眩目的阳光，正透过华丽的窗帘照射进来……

襁褓中的小灿阳因感到阳光过于刺眼而“哇——！”地一声哭了起来。透过华丽的窗帘撒进缕缕阳光，许多鲜花不知从何处不停地缓缓飘落下来，飘落下来……

晴美的阳光给我的印象太深了。好像打我一生下来，就没离开我……

她那么耀眼。就像风里飘落的一片花儿，复杂而浓艳……

罗家花园里，小灿阳已是四五岁了。她高兴地在下人的侍奉下，一蹦一蹦地沿着水边跑去，各种景色飞快地向后飞去。小灿阳忽然看到了天边挂着一道彩虹，禁不住高声地叫了起来……

那时候，好像也曾有过雨。不过，就是雨天，给我的印象，也都是漂亮的彩虹、飞来飞去的蜻蜓和带着水珠的花……

小灿阳的爸爸罗雨轩和妈妈吕洁如衣着讲究地带着她的两个哥哥从屋里走了出来，然后全家人上了停在门前的一辆崭新

的马车。罗雨轩今天格外高兴，因为他刚刚被提升为交通部某司的司长，他带着全家去前门逛大栅栏儿，然后去看房。他们又要搬家了！

当马车来到大栅栏儿的时候，小灿阳一下马车便向这条老北京出了名儿的商业街跑去了。她刚来到一家老字号的成衣铺，门口的店员马上就像见了财神一样迎了上去：“哟！是罗大小姐呀！”小灿阳连看他都没看一眼就跑了进去。一时间，别的顾客顿时失去了颜色。所有的店员好像就只看见她一个人一样，纷纷走出柜台，很自然地列成了一队，脸上挂满谄媚的笑容，各拿着一件漂亮的童装展示给她看，“罗大小姐！您看这件怎么样？”“这件呢？”“您脸白，还是这件好！”掌柜的对她说，“您到里边儿试试？”小灿阳来到一面大镜子前，把所有的衣服全试了一遍，然后把她最喜欢的买下，让她家的下人满福送回家去了！

后来她跟爸爸妈妈去看新房。新房真好呵！那是一所十分讲究的院落，不光房子宽敞，花园也很漂亮，小桥、假山、亭榭应有尽有。罗雨轩和吕洁如详细看完后觉得十分满意，正打算跟房主签定契书时，满福却来报告说小灿阳不见了。开始罗雨轩还一点儿不急，可满福说：“小灿阳跟这一溜儿的几个野孩子从后门儿出去了！我一发现她没了，就上阁子了。他们说赶紧找，最近有几个小孩儿都让拍花子的给拍走了！”这下罗雨轩和吕洁如都着急了，他们怕小灿阳真让拍花子的给拍去！所以打发了好多人去找！

这时的小灿阳虽并没被拍花子的拍走，但却被一个大胡子的男人盯上了，而小灿阳仍浑然不知，还在跟一些穷孩子在玩抓子儿。其中就有住在附近的张小月、二香、大白薯、二白薯等人……小灿阳玩抓子儿玩得没张小月、二香她们好，就推说：“你这桃

核儿不好玩儿！”把他们带到一个小摊儿上，指着一个装玻璃球的盒子说，“咱换玻璃球儿吧！你们挑！拿完，我掏钱！”大胡子一下就认准了她，“瞅见没有！她准是个阔家主儿的孩子！”就叫手下去准备洋车了。

这时那些孩子已经快把玻璃球抢光了。摊主急了：“哎哎哎！你们干吗？打劫哪！”一把就将小灿阳抓住了。小灿阳一点儿不慌，把手上的银镯子递给了他。大胡子看了更高兴了。他看他们带来的那辆洋车已经往这边跑了过来，便敲着随身携带的一副牛骨骨板边唱边跳唱起了数来宝。小孩子们一看有个说数来宝的，就都围了过来，而且越围越多。大胡子便把他的诱饵——大把块儿糖掏了出来，“哎，哎！这糖好！这糖甜，吃了就能变神仙！哎！这糖甜，这糖酸，吃了以后能上天！”当他看到小灿阳也来到这里后，便拿出一块糖来问小灿阳，“姑娘！你来一块？”“去去去！什么破糖！我才不要呢！”但其他孩子却一拥而上，“我要我要！”“给我一块！”“给我一块！”……张小月却没伸手要，只是站在旁边看着。大胡子谁也没给，“她不要，她不拿，你们说她傻不傻？”唱完，他晃悠着脑袋，真的装成了一个傻子，“坏了！我成傻子了！”他学得太逼真了，孩子们一下全被他逗笑了。大胡子又拿出一块比前面那块高级很多的糖，问小灿阳，“这你也不要？”小灿阳仍说，“不要！”大胡子只好将两手一搓，悄悄换了一块，并放到了自己的嘴里，“一块糖进了嘴，丑的也能变成美！”说完，又从兜里拿出了一把猛地扔了出去，“谁要吃，赶紧抢，吃到嘴里准不烫！”那些孩子一下全向糖块儿落地的地方跑去了。

这时，大胡子又掏出一块递给小灿阳：“这个你要吗？”小灿阳一看这张糖纸很独特，上面有一个小白兔，于是她动心了，“这糖纸真漂亮！”

新房这边，满福找了一大圈儿，又是满头大汗地回来了。